



月光城 随笔

茶马古道

刘月潮

我们无意间误入了茶马古道，贸然闯进了一段陈旧而又斑驳的时光长廊。

在三江布央的老寨子里四处闲逛，风吹过寨子，我们走过的地方，都是风刮过的地方，风穿透不过去的地方，我们也一样抵达不了。

我们和一处历史悠久的寨子隔着一段久远的时光，风从我们跟前路过，消失在寨子深处，藏在了暗处的角落里，布央的寨子到底隐匿了多少年的风雨，究竟躲藏了多少代人的往事，又埋了多少年的光阴？没有谁能一眼探知老寨子的深浅，也没有人轻易知晓寨子的过往。

从村寨里走过，一路上没碰见一个村人，人在寨子里走了一段路，寨子就老了一分，时光就重了一点。寨子安安静静的，没有一点声响，一个村寨，要想让它发生自己的声音，就得有人不时地用生命去敲响它。一如从前寨子里的更夫，总在夜间一个个时辰敲响梆子或铜锣，召唤着村寨里那些流逝的时光，呼唤着那些一年年流浪在外的人，唤醒那些深陷在梦里不肯醒过来的人。看着一栋栋古朴的侗家木楼，我不懂得寨子的过去，也无从打听。一处侗寨的起起落落，藏住了多少人的风雨人生，如同有些人爱把几十年的往事藏在心里，藏得很紧，不让人窥见。一代代人内心总藏着一些外人看不见的隐痛，它们成为村寨最隐秘的一部分，那些伤口也无一例外地被时光掩埋了，隐没于历史深处，令人探究不到生命的真相。村寨每个隐蔽的角落里，同样埋着乡间的人情世故。我们从旁边走过去，也成了人情冷暖的一部分。

此时正是采摘秋茶的时节，站在山顶上放眼远眺，我们被茶树包围着，就像身处大海深处浪尖上的小船。每到采茶的节令，布央村的人都撒进了几千亩的茶园，他们各自带着一束束生命之光，照亮了每一簇芽尖的生长及采摘之路。每一簇芽尖同久经人生风雨的老人一样，都有着坚韧的内心，也有着坚硬的生命质地。从一簇簇芽尖到一粒粒茶叶，再到一朵朵茶花，它们短暂地活在春夏秋三个季节，却将茶叶涅槃重生的生命故事一回回演绎得荡气回肠。

我们虽是外来的游客，但在布央村里却像是一个个无所事事的闲人。我们跟着一阵风来的，跟着一朵云来的，踏着绿色的波涛而来的，也是闻着茶的芬芳来的，一路看侗寨木

楼、飞山宫、风雨桥……布央的风景似乎都到了我们心上，能时时触碰到它们，再也不会像阵风消逝，再也不会像一朵云飘走，再也不会像浪花消散。我们正准备沿原路返回，忽然心血来潮，顺着一条田间小路，穿过一片田畴。我们来老寨子的时候拐了一个大弯，如今穿过田畴，只要前方有路，我们就抄了一条近路。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不尝试又怎么知道是对是错？就像当年布央带头种茶的人，不去行动哪有今天布央几千亩成规模的茶园。田里的水稻早已抽穗扬花了，正在灌浆结实，有早熟的稻子已低头偷笑。一株水稻比人更懂得季节的更迭与秩序，一株水稻也比人更懂得季节的冷暖，知道什么时节该拔节，什么时间抽穗，什么时候该扬花，水稻把自己的一生安排得井井有条，从不仓促和敷衍地应付生长与成熟。

这片田畴有成片的稻田，还有几块田里育着茶树秧子，田里的茶秧子就是一大片茶园，也是一朵朵茶花的故乡。寨子的路边还有藕池，藕池小得连车轱辘在里面拐不过弯来。荷叶虽有衰败的迹象，但依旧亭亭玉立，长得茂盛，给人一种错觉，夏天还赖在藕池里不肯走。荷叶长得得意，却一直是埋在藕池里的藕根在支撑着它的繁茂。而世人也往往只看到荷叶的光鲜，莲花的淡雅高贵，而遗忘了淤泥深处正苦苦挣扎的藕根。人亦如荷叶荷花，那些深藏于内心深处的隐秘，有时才是一个人的生命之本真所在，而那些沉没在底层的生命，才是支撑一个时代的基石与力量。

认定了方向，我们穿过田畴，上了一条土路，一条历经沧桑的青石板路忽然从前方跳出来，它的到来让我们措手不及，也让我们有了意外的惊喜。我们和一条饱含风雨的青石板路就这样不期而遇。这是一条怎样的古道？我们心中骤然闪过一个念头，随即想到茶马古道，我们互相相对望一眼，从各自的眼神中看出，没错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茶马古道。我们在路边悬挂的标识牌上也看到了茶马古道的字样，得到了印证。

这些青石板路一下子连接到历史的深处，我们沉浸到一段远逝的光阴，一条神秘的古道，一个个曾在历史深处来来往往的马帮商队侵袭了我们的内心。

布央的茶马古道是历史上湘黔桂地区之间民间进行货物来往，形成的一条古老交通路线，布央的这条茶马古道不同于往来藏川滇的茶

马古道，它实在没什么名气，一直默默无语地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，只是这周旋于湘黔桂三地的一条普通的青石板路，却担负着三地民众的油盐酱醋茶以及衣食住行的诸多保障。

川藏滇茶马古道起于古代的茶马贸易，当时茶叶成为边疆少数民族的主要生活物资，而内地汉族则用马匹来换取茶叶，茶马古道应运而生。这条古道穿越了横断山脉，连接了四川、云南、西藏等地，成为古代西南地区最为重要的贸易通道之一。

而布央的这条茶马古道是不是也起源于古代的茶马交易？我不得而知，遗存于世的与之相关的文字也极为罕见，从中无以窥探更无从考证，令人难以窥见历史真实的镜像，关于布央茶马古道许多历史的真实早已深埋于时光的尘埃之中，也不容许今人去打捞，它只留给世人一面令人遐想的侧影。如果强行去捕捞，就像水中捞月一般，所得到的不过是一些虚幻的碎片，拼凑不出历史的真相。但布央这条茶马古道，我想至少跟茶这样的商品交易有关。它所经过的地方都生长着众多的古茶树，这些古茶树产的茶叶会不会成为茶马古道交易的一部分？

或许像布央这样的茶马古道有许多条，它们像河流一样遍布大地，隐没于各地的崇山峻岭及荒山野岭之中，让人难以追寻到它们的源头。茶是古代的贸易品，也是生活的一种方式，这条茶马古道，想必还是沿路民众一些生活必需品的贸易之路。

我没有到过川藏滇的茶马古道，却有幸来到了布央的茶马古道。眼前布央的茶马古道还在人间，在等着我们千百年后的相逢与遇见。古道由大小不一的青石板铺成，每块青石板上都印满了千年风雨的痕迹，也印满了马和人长期踩踏的凹凸不平的痕迹。我们来布央之前，一场雨早已将茶马古道冲洗得干干净净，有的青石板的石窝里还残存着雨水，映照着布央历史的天空，和古道两边的青山绿树。

我一屁股坐在青石板上，一种天然的清凉透过肌肤，向我身心四处传递着秋天的清爽。坐在茶马古道千年的历史与风雨之中，它们的世界对我是陌生的，却又

是熟悉的，穿越历史与岁月的迷雾，我看见成群结队的马帮行走在古道上，清脆悠扬的马铃声一路摇碎了山村的宁静，布央的老人立在木楼上，喃喃自语地目送着马帮远去，而布央的孩子则欢笑着追逐着马帮，一直到马帮走出布央的地界，才恋恋不舍地回来。也有布央壮实的小伙子加入商旅的行列，成为马帮中的一员，向着远方进发。千百年来，也不乏布央女子的心被来往的马帮年轻小伙子给勾走了，在回去的时候连人一道拐跑了。这样的爱情故事总在乡间被时时书写着。布央茶马古道上更多的故事飘散于千年的风雨之中，寻不见一点踪影了，马帮的身影不见了，马铃声则远去了，只剩下布央的寨子、风雨桥、鼓楼，寂寞地立在风雨中。

展现在我们跟前的茶马古道很短，只剩下二三十米远，让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深感遗憾，也许它的消失或存在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就像大海里一浪落一浪起，一代人走了，一代人又来了。生命更迭生生不息，而任何事物都遵从着这一规律与秩序。离开布央后，我才得知，还有一段很长的茶马古道，就藏在风雨桥的下方，一直延伸到连接外界的公路上。这段没走过的古马茶道，它藏在深闺里，不为人知，也藏在我期待的下次布央之行中。

在茶马古道边，有一块平地，平地上生着一棵苍劲的古枫树，浑身缠满了一圈圈的树龄，看上去有两三百个年头，好在像这样的古树，身上都挂着一个身份证，写着树的名称、树龄等信息，凑上前一看，果真跟我们预想的一样。

这棵高大的古枫树，立在古道边，为布央人遮挡风雨，也庇护过过路的马帮。马帮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，也有很远很远的地方要去，而沿路这样的古枫树，就是他们人生的又一片天地。

布央的茶马古道，是当年红七军的途经之路，茶马古道也是一条红色之路。

布央的茶马古道，值得人一回回前来，在千年的风雨和历史深处打卡，在青石板上烙下我们的足印，在青石板上留下我们的体温，我们不止是来过。是的，只有到了布央，我们才知道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，也有很远很远的地方要去。